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

劳动是信仰，劳动最光荣

——追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魏永刚

太行山上已是满眼浓绿，那位一辈子上山栽树的老人走了！

脱贫攻坚正在决胜时刻，那位一生为小康奔忙的老人走了！

2020年6月28日，一届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共和国勋章获得者、著名全国劳模申纪兰因病去世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她都坚守劳动信仰，以艰辛的劳动实现人生价值，在获得巨大荣誉的同时，得到全社会尊重。她在太行山上树起了一座丰碑，用一生的勤劳证明：劳动最光荣。

申纪兰80多岁时依然坚持劳动，这是她前几年上山栽树时的情景。（资料照片）

走过漫长的冬日和不平凡的春天，盛夏的太行满眼浓绿。大山深处的山西平顺县西沟村，群山郁郁葱葱。就在这时，一辈子带着西沟人修地栽树的申纪兰老人走了！

平顺县刚刚实现脱贫摘帽，祖祖辈辈为贫穷所困的人民，正满怀信心，奔走在全面小康新起点上。就在这时，一生为山区致富而操劳的申纪兰老人走了！

申纪兰是唯一的一届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，是著名全国劳动模范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她获得过许许多多荣誉，但是，在平顺，在西沟，申纪兰永远是那位高高大大、走路很快、大嗓门说话的申大姐、申大娘，永远是人们口中的“老申”，这些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亲切地叫她“申奶奶”。

申纪兰1929年出生在平顺龙溪镇一个小山村里，青年时嫁到西沟。她一生的奋斗和苦乐都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。她以劳动写就的不平凡人生又一次被人们传颂，再次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。

同工同酬

“共和国勋章”颁奖词中，对申纪兰有一句评价：“倡导并推动‘男女同工同酬’写入宪法。”

“争取男女同工同酬”是申纪兰九十多年人生中精彩的一章。她以一个太行山妇女的倔强和坚韧，在朴素的劳动中创造出一段为历史铭记的辉煌篇章。

早在1943年，西沟村在党支部书记李顺达领导下，就成立了互助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西沟村在农业合作化中又走在前列。1951年西沟成立农业合作社，年轻的申纪兰当选副社长。

平顺有句古话：好男走到县，好女走到院。男女不平等在大山里“根深蒂固”。许多年后，申纪兰还记得当年的一个场景——来人敲门问：“有人吗？”如果男人不在，妇女就直接回答“没人”。农业合作化开展起来，合作社交给申纪兰一个任务：动员那些不出院门的妇女下地劳动。

当年的农业劳动按工分考核，以工分多少分钱。申纪兰最初就通过“工分”来动员妇女下地。西沟村上年纪的人还记得，中年妇女李二妞手脚慢，连开会都不去，很少出门。大家说，要是把她动员下地，全村妇女就都能下地。

申纪兰劝说李二妞，提到的第一条理由就是：参加劳动能挣工分，多挣工分就能多分红利，给自己缝件新衣裳。这些理由戳到了李二妞心里，她果然下地了。这对当时的西沟村妇女是一个极大鼓舞，很快全村妇女都开始下地劳动。

妇女和男人干一样的活，男人记10分，妇女只能记5分。不久，有几个妇女又不下地了。有人说，“在家纳一对鞋底也能挣3升米”。

如何争取男女干同样的活儿，评一样的工分，申纪兰和她的姐妹们想出一个办法“比一比”。那年，西沟妇女在申纪兰带领下，和男劳力展开了干农活比赛。往地里撒肥料是个技术活，要有力气，还得撒均匀，大家觉得妇女根本干不了。于是，就从撒肥料开始。结果，妇女胜出，几个骨干挣得了10分工，连李二妞也得了7分。

男人们不服，说“在地头吸了两袋烟”输了比赛，他们又比赛间谷苗。男劳力蹲在地上间苗，妇女们则跪在地上，头不抬脸不仰，一个劲儿往前走。晚上记工分，男人8分，妇女10分。经过夏季生产各环节的劳动，村里人服气了，申纪兰

申纪兰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时，参加选举。（资料照片）

她们赢得了和男人记一样工分的“待遇”。

西沟妇女“和男人干同样活，挣一样工分”的事迹登上了1953年的人民日报头版，题目就是申纪兰的一句话：“劳动就是解放，斗争才有地位。”她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执著和对劳动的信仰，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。

人大代表

1954年，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从此，她连续十三届当选。今年5月，老人抱病赴京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。申纪兰的人大代表履职故事，厚厚一本书也装不下。

向人大提出的议案和建议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她作为一位基层人大代表的作为。记者从有关部门查找到，仅仅自八届全国人大以来，到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，期间她提出议案和建议有485项。这25年里，申纪兰共提出和附议人大议案134项，提出和附议人大建议351项，其中，她本人单独和领衔提出人大建议

申纪兰八十多岁时，向人们展示上世纪五十年代赴丹麦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的图片。（资料照片）

和议案80项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申纪兰作为一名老劳模、老代表，展现出新风采。在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，她领衔和单独提出了20件代表建议。党的十九大之后，申纪兰常说“新时代就要有新打算。”尽管已近90岁高龄，她依然参加调研，出席会议，积极建言献策。

在申纪兰单独和领衔提出的80项建议和议案中，路、树、地是多年不变的“热词”。她说，“我对修路的事最上心”。修路的内容就有25项。

平顺县地处太行山深处，祖祖辈辈对路充满渴望和期盼。从沙石公路改造到高速公路建设，从修建铁路客运专线，到城际铁路和旅游轨道交通，山区修路的内涵在不断拓展，申纪兰提出的建议也不断更新着“关键词”。九届全国人大期间，申纪兰的建议里出现一个新词：高速公路。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，她又提出尽快建设太原至焦作客运专线铁路的建议，启动长治到林州城际铁路和南太行旅游轨道交通的建议……伴随着这一条条建议，太行山的路得到更多关注，山区交通面貌日新月异。申纪兰经常说起一个“时间指标”：第一届全国人大开会，她从西沟走了4天才到北京；现在人代会闭幕，她坐高铁，从北京半天就能回到西沟。

西沟四面环山。申纪兰是荒山变化的创造者和见证人。几十年来，她作为人大代表提建议和议案，“树”也是一直放不下的主题。

太行山栽树难，山里人对树有着特殊感情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申纪兰和大家一起考虑怎样致富。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她建议，无论发展企业，还是扩大耕地，都要重视山区林业建设和森林保护。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，她提出《关于国家应帮助平顺兴林致富的建议案》。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，她连续提出建议，把宜林不宜种地的山区列入限制开发重点生态功能区。

这些年，山区农民纷纷外出打工，栽树热情不如从前。她从身边的事情，想到了山上的事情。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申纪兰提出《提高国家荒山荒地造林补助标准的建议》。

八届全国人大以来，申纪兰单独或领衔提出的80项建议和议案中，关于土地和农业的有7件，还有8件是建水库、搞小水电、改造水利设施等与农业紧密相连的水利方面内容。

平顺县西沟村是申纪兰几十年劳作和生活的地方，但她的“关注半径”却远远超出四周皆山的西沟。从身边群众的冷暖，她想到了民生建设；从平顺发展的困难，她思考着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……八届全国人大以来，申纪兰单独和领衔提出的80项建议和议案中，涉及扶贫的有20项。

长长的建议和议案背后，写满了她作为人大代表的牵挂和情怀。

山上的树

今日西沟，满山是树。确切的数据是，3万多亩宜林荒山，已经栽了26700多亩树。申纪兰喜欢遥望那郁郁葱葱的森林、那绿油油的山。

“山是石头山，沟是石头沟，无土光石头，谁干也发愁”，申纪兰经常引用这句话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沟。那时，西沟遭受过一次洪水，耕地被冲毁。留不住山上的树，就守不住沟里的地。西沟从那时开始绿化荒山，年轻的申纪兰爬摸滚打在西沟四周的山山岭岭上。

小花背是西沟村众多山梁中最陡峭的一座，申纪兰带着妇女在这里忙活一年，种下300多亩松树苗。第二年春天上山一看，树苗全部干枯，走一圈下来，只有一两棵成活。正当大家丧气的时候，村党支部书记李顺达对她们说，“能活一棵，就不愁一坡”。凭着这种坚韧，几十年来，申纪兰和几代西沟人在四周荒山上栽了阴坡栽阳坡，连箩筐大的一块平地也不放过。

2001年，为奖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突出贡献而设立的第一届“母亲河奖”，颁给发展林业有贡献的申纪兰，奖金2万元。这一年，西沟村打机井解决用水困难。申纪兰把钱全部拿出来，一分不剩。村干部说，“咱西沟打井，还没有穷到要用劳模‘卖奖章’的钱”。但是，申纪兰还是坚持把钱捐了出来。

后来，有一位年轻人问她，当年2万元相当于几个人一年工资呢，咋就那样舍得？申纪兰回答：“西沟人谁没有上山种过树啊！是我代表西沟人去领的奖。我要是要了，黑夜就睡不安生了。”

申纪兰多年都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平房里。2005年，邻家翻盖新居，两家共有一堵山墙，她也只好翻盖自家房子。村干部让她上山看看，哪棵树合适做檩条，就砍回来。他们说，“你栽了一辈子树，用几棵应该”。

申纪兰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不去瞧，也不许你们给我砍。群众盖房需要几棵，可以去砍；干部不能砍。干部一砍就乱了。那些树，都是李顺达带领我们栽的，老李看不见了，我看着呢。”

申纪兰对于这片山和林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感情。听到获“共和国勋章”的消息，朝夕相处7年、在她身边工作的张娟第一次看见老人流泪。她们来到村里一处平台上，申纪兰指着远处的松林，喃喃地说，“你瞧，那树长得多好”。

不离西沟

申纪兰有句话流传很广：“不是西沟离不开我，是我离不开西沟。”

她第一次说这句话是在1983年。那一年，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10年的她，辞去职务，直接回到了西沟。一位曾经在平顺工作过的老干部怕她情绪低落，专门去看望她，申纪兰脱口说出了这句话。西沟因她而自豪，但她却总是深情地说：“我离不开西沟。”

她曾有许多机会离开西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丈夫从部队复员，让她作“随军家属”实现“农转非”。她说，大家选我当劳模，就得在村里当好这个模范。后来，为了能让孩子们有个“城市户口”，家里人再次动员她离开西沟，她说：“劳模的孩子种地不丢人。”

1973年至1983年，她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10年。到任她就给省里提出几个要求：不领工资，不转户口，不定级别，不要住房，不调工作关系，不脱离农村。那些年，她每年总有几个月要回西沟劳动。

申纪兰的一生，见证了社会主义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和新时代沧桑巨变。不同时期，她都走在时代前列。今天，回望这段长长的历史，人们仍然为她紧跟时代脚步的努力而感动。

申纪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中成长起来的劳模；1983年回西沟，又是她带领人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
申纪兰是在土地上干出来的农业劳模。西沟老百姓都知道他们的出路在于“农林牧”。但是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当年带他们修地栽树的申纪兰，又领着西沟人艰难学习办企业。

西沟村最早办企业是1987年。那时，申纪兰已经58岁，西沟村办起的第一个企业是铁合金厂。后来，电石厂、磁钢厂等多家企业一个一个在西沟建立起来。

西沟的企业是申纪兰一个一个操劳着办起来的，但是，坚定地提出拆除企业的也是申纪兰。2013年开始，申纪兰提出关闭铁合金厂，这个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。几个工人找她求情。其实，她比谁都心疼西沟村这第一个企业，但她说：“该拆还得拆。咱西沟人就是要坚定地听党话，跟党走，不能犹豫，不能马虎。”

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记得，那天在党员大会上，申纪兰说，什么都是逼出来的，没有党的领导，西沟种不下那么多树；没有党的领导，西沟也不会有铁合金厂。现在铁合金厂没有了，咋办？咱不灰心、不泄气，从头再来。

这两年，西沟提出打造“红色西沟、绿色西沟、彩色西沟”的新型发展思路。村里建起了香菇大棚、光伏发电基地，引进企业，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。西沟村目前有集体企业4个，民营企业12个。今天，西沟正在走出一条新的创业路。

申纪兰对西沟村每一个人都充满感情。有一个老羊工叫张跟则，孤苦伶仃放了一辈子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张跟则去世那天，申纪兰给他剃头洗脸，买棺入殓。出殡这天下大雪，乡亲们抬着棺材一步雪一步泥地往坟地走。申纪兰走在前面，把拽棺材的绳子套在肩上往前拉。村里人说：“这也就是纪兰呀，换了谁也做不到。”

过了许多年，一位年轻人问起这件事，老人说：“他为西沟放了一辈子羊，无儿无女，我该去送送他啊。”

无论获得多高荣誉，她心里始终装着普通人；无论走了多远，她从来没有忘记走过的路。201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，她对记者说，很怀念那些老劳模，虽然他们看不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了，但她很感谢那些过去的劳模们。

2019年9月30日，是国家烈士纪念日。刚刚获得“共和国勋章”的申纪兰应邀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纪念活动。考虑到她年纪大，跟随她赴京的张娟劝她：“天气热，时间长，怕你身体顶不住，就不要参加了。”她没有想到，平时慈祥、亲和的申纪兰非常严肃地说：“不去给英雄烈士献个花，我凭什么戴这共和国勋章啊！”

那天上午，申纪兰自始至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纪念活动，她走上高高的台阶，敬献鲜花，又缓步绕纪念碑一圈。回到住地，张娟发现申纪兰的衬衣湿透了，两条腿也肿了。她给老人贴上膏药问：“疼不疼啊？”申纪兰平静地说：“没事，歇歇就好了。”

2020年6月27日凌晨4时，病危的申纪兰将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叫到身边，她叮嘱说：“现在你铺开摊子，要办一件成一件。西沟村能有今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。不能让西沟村塌了。”“记住要艰苦奋斗，勤俭节约。穷家不好当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省一分是一分，节省多了也能办个事……”

劳动光荣

申纪兰生长在“无土光石头，谁干也发愁”的太行山干石山区。千百年来，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人们生存所需，也培养了山里人劳动的品质和习惯。申纪兰生长在一个崇尚劳动、尊重劳动的时代。她以山里人的艰辛劳动，在获得了巨大荣誉的同时也得到了全社会尊重。她勤劳的一生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，也在太行山上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。

当年李顺达是西沟第一个走到北京的劳动模范。他自豪地说：走遍天下，劳动最光荣。申纪兰深深地记着这句话。

劳动，是她一生的信仰。荣誉和地位从来没有改变她对土地的热爱，对劳动的信仰。在西沟村，她一直保留着一块责任田。她说：“自己不种地，哪能体会农民的苦！”她说：“劳模不是当下的，是做下的”。她说，“劳模劳模，不劳动还叫啥劳模！”她说，“模范模范，就要吃苦在前”。

2018年冬天，申纪兰在西沟村。（资料照片）

有人评价申纪兰是一个“没有被荣誉宠坏的人”。她把荣誉当成责任，许多年她都在说自己有一种“背不动的责任”。2018年获得“改革先锋”称号，她惊奇地说，“没有想到改革开放还给我发奖”；2019年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，她惊讶地说：“咱可干了个甚呀！”

这些年来，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申纪兰的表彰奖励，有不少是物质上的，申纪兰毫无例外都捐给了集体。2001年7月1日，她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，她把5000元奖金一分不少交给了集体；2009年，她当选全国道德模范，有关部门给她5万元困难补助，她也捐给了村里。获得“共和国勋章”之后，上级给了她一些生活补贴，病危时她留下遗言：那些钱全部交党费！

申纪兰以一生辛劳证明：走遍天下，劳动最光荣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和申纪兰认识、几十年多次采访和报道她的人民日报老记者段存章，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说：申纪兰栽了一辈子树，她本人也像太行山上的松柏，人们会永远记住她！